

戶外音樂起動 街頭藝術有得做

藝術無處不在。香港藝術中心正門前的空地，正好遠離民居，這裡每個月都舉辦一場街頭音樂會，無論是線上有名的歌手，還是寂寂無聞的樂隊，都曾是座上客，帶來各種音樂表演。

旺角那邊的「殺街」風波鬧得熙熙攘攘，這邊的街頭音樂會已經來到第五年，舉行了五十多場演奏會，搖滾、民謠、藍調、爵士、敲擊、古典音樂、流行音樂、中樂等，幾乎想得出的音樂類型都已經上演過。

擾民嗎？遠離住宅區，一點「噪音」又何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恭頌良不只參與演出，其後更身兼導師，以音樂工作坊導師身份指導學生。

■太鼓演出引來大批觀眾圍觀，十分熱鬧。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左一）與龔志成（右一）第五年合作，將街頭音樂發揚光大。

■今年第一炮邀來香港首隊全女子日本太鼓樂團作演出，氣勢十足。

■藝術講求「有feel」。月色下的演出，精彩誘人。

■在街上與音樂偶遇，藝術不再難以觸及。

擴大演出地點

戶外表演，對香港人來說，有點陌生，大概只會想起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表演」，而大家對這類街頭演出的觀感也說不上愉快，必定將阻街、噪音、擾民等詞彙與之連繫。事實上，本地有很多優秀的音樂人，在社區的各個角落，以不影響大家生活的方式，為社區注入活力。「當初邀請阿龔（龔志成），沒甚麼錢，藝術中心投資一些，又問了一些藝術家支持，之後，大家欲罷不能，反應非常好，陸陸續續拿到資助做下去。」林淑儀說。後來，藝術中心也申請到灣仔區議會的資助，在灣仔社區搞了幾場，「我們深信，街頭音樂是可持續的，四年五十五場，每個月都有，從沒停過。」今年，「街頭音樂系列」得到賽馬會資助，擴大至各個社區，如荔枝角公園等戶外場所，及走入校園，舉辦音樂工作坊。

「當日藝術中心開始做街頭音樂，周遭的氛圍也有所變化，這裡的環境變得更活潑、更有感覺。」藝術最重

要還是要「有感覺」。傍晚，音樂奏起，鄰近演藝學院的學生聞聲而至，經過藝術中心的朋友也忍不住駐足欣賞。男男女女拿着啤酒，靜靜地坐在一旁，或站在一角，邊看演出，邊聊着見着，頗有與藝術相遇的浪漫氣息。藝術不應該只局限在這個小地方，「藝術不是我想要的時候才有，是可接觸的。」龔志成也有同樣的想法，「未來人們不是要去文化中心、西九才可以聽音樂，而是將音樂帶入社區。」

不要藝術霸權

街頭音樂能夠持續下去的一個關鍵，是地點，地點不對，就會引來爭議。旺角行人專用區惹來非議，是因為街頭表演者「製造」的聲浪影響該地居民的生活，其實在不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情況下，市民普遍支持戶外演出。頭兩屆的香港藝穗化節成功舉辦且口碑不俗，其

目標也以探索戶外演出的可能與可行性，挑選了渡船街天橋底、西區公眾貨物起卸區等地方作戶外演出；去年台灣月善用文化中心的空地，帶來多個戶外表演，觀眾拍手叫好。地點揀得好，又何來「殺街」之說。

林淑儀說，希望可以將音樂帶到天水圍、屯門等地，「這樣才可以普及音樂。」大家不需要「make effort」去聽音樂，而是可以「pass by」。「我們與不同社區的人溝通，盡量挑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地方，我們不希望變成藝術霸權，不能因為自己覺得好而影響別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電台不播英國的流行音樂，英國的音樂組織也不歡迎美國的音樂人來演出，但當時的香港，大家可以在電台聽到大戲、古典音樂、時代曲及英美的流行音樂，接觸到的音樂種類非常廣。

如今，音樂之門再次打開，本土主流非主流的創作人，過境的音樂人，都在這個小地方播下音樂的種子。你，最想聽甚麼？

東西

文：余綺平

虎媽再「闖禍」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華裔教授蔡美兒，兩年前出書《虎媽戰歌》後，一度收到死亡恐嚇；社會輿論譴責她虐兒，甚至要求當局拘捕她。為了人身安全，蔡美兒曾聘用保鏢。

最近她又出書《三重包袱》（The Triple Package），內容提到美國有八大種族最優越，結果又再度惹來批評，有人斥她是種族主義者。

蔡美兒將於本月底來倫敦演講，英國《衛報》在她出發前的訪問文章中指出，蔡美兒所說的八大優越種族裡，包括了華人。在目前中國崛起、西方衰落的形勢下，她對中西文化的分析，並且認為自己的文化超越其他種族，蔡美兒的理解，難免引起美國社會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裡，蔡美兒介紹自己的育兒之道。她禁止兩名女兒外宿；讀書成績必須達「A」級以上；勤於練習鋼琴和小提琴；女兒不聽話，她會罵女兒是「垃圾」，威脅女兒要燒毀她的毛公仔。

在「虎媽」的嚴厲教導下，兩女兒分別入讀哈佛和耶魯。《衛報》文章說，蔡美兒本可以從此過着太平日子，但她偏偏不肯屈服，再次出版一本必定引起爭議的書。

《三重包袱》由蔡美兒和猶太裔丈夫魯本菲爾德（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合著。書中提到美國的八大優越民族包括：猶太人、華人、印度人、黎巴嫩人、伊朗人、尼日利亞人、古巴人和摩門教徒。

蔡美兒根據統計數字作出分析，上述八大種族的薪水、職業和考試成績，均比其他民族優越。她認為，這八大種族具備了三項成功要素：優越性、不安全感 and 自制力。

五十一歲的蔡美兒，父母原籍福建，早年移民菲律賓，上世紀六十年代再移民美國。蔡父是科學家，也是加州大學教授，如今近八十歲了還到處講學。

移民家庭大都有不安全感。蔡美兒憶述，當年父母來到波士頓定居，身無分文，寒冬沒暖氣。父母因此對她期望高，鞭策她努力讀書向上，否則沒法生存。

初到美國，蔡美兒遭同學取笑，笑她說話帶口



■虎媽蔡美兒與丈夫Jed Rubinfeld。Mike McGregor攝

音、眼睛斜小、貌醜。這些嘲諷她全不上心，專心讀書。蔡美兒說，父親的自制能力比她更強，經常工作至清晨三點鐘，有時候她起床了，他還未睡。

至於優越感，蔡美兒形容母親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每當同學取笑她，母親則安慰女兒說：「你來自文明古國，別理他們。」蔡美兒認為，這就是所謂「民族盔甲」（ethnic armour），用以武裝自己和保護自己。

蔡家的優越性、不安全感 and 自制力，像許多其他族裔的移民家庭一樣，在美國冒出來。蔡美兒希望這三種成功因素，能夠通過家庭的教育一代一代傳下去，以打破中國人所說的「富」不過三代的咒語。

蔡美兒是移民第二代，兩女兒是第三代，她不惜背負「虎媽」惡名，要教育女兒成才。她向《衛報》記者解釋，西方父母覺得「孩子認為自己了不起，已經足夠了。」可是中國的父母覺得「孩子很了不起，但還沒盡力。」父母的期望高，源自他們的不安全感，也帶給孩子不安全感。

當年蔡美兒申請大學教授職位，寄出五百封求職信，全遭拒絕。父親鼓勵她說：「五百封不算多，你不會因為五百封就放棄吧？」蔡美兒認為，中國家庭教育除了上述三大成功因素外，還有三大特質：自我約束（刻苦）、有紀律和性格堅韌。

難怪蔡美兒的新書還未出版，已引起美國社會爭議。《紐約郵報》批評她是種族主義者，「恐嚇」民眾。不過，無論外間反應如何，蔡美兒所說的全屬實話。

隔紙唱戲 對影抒情 讓皮影動起來！

青島一年一度的民俗盛會「蘿蔔、元宵、糖球會」在早前拉開序幕。在熱鬧非凡的民俗大院裡，技藝超凡的老藝人們為人們展示着頗具特色的傳統民俗技藝，其中，青島糖球會上的皮影雕刻頗受關注，皮影藝人劉老太太也用自己的行動來詮釋着中國傳統民藝的獨特魅力。

七十歲老太以皮影戲為樂

在青島糖球會上一個皮影攤位，劉老太太的窗口前擺着好幾個大小不一的相框，裡面放的是色彩鮮艷的皮影人物。老太太略帶驕傲地說，這是青島獨家的純手工皮影雕刻表演。年近七十的劉老太太和老伴一起從事皮影雕刻表演將近二十年，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糖球會的展示，雖然天氣很冷，但是熱情滿滿。

「這是用牛皮和羊皮做的，」見到許多年輕人對皮影製作感興趣，劉老太太忙不迭地講解起來。「首先在皮子上畫下來，再雕刻，還要上色、晾乾，最後要壓平。」這時，一直站在老太太旁邊的小男孩說：「就是因為長時間低頭雕刻，我姥姥背部出了問題，加上風濕病，常常痛得厲害。」他是劉老太太的外孫，提起姥姥的身體，他既擔憂又無奈，「我常勸她多休息，身體最重要，可是姥姥、姥爺真是以皮影為樂，一做起皮影來甚麼都忘記了。」

劉老太太聽到孫子的一番話，半是欣慰半是感慨地說：「老有所為，老有所樂。雖然老了，還是要為社會做貢獻，給後代留下些東西，這是無價的。」

老太太拍拍外孫的肩膀，笑着說，「我這外孫也會一點皮影表演，技藝還不錯。」今年十六歲的外孫學習成績優異，也對傳統文化非常感興趣。雖然學業繁忙，但還是一放假就去姥姥、姥爺家幫忙。經過姥姥的簡單培訓，外孫很快就上手了。他告訴記者，其實皮影表演說難也不難，關鍵是要看手、眼、嘴的配合和對皮影的控制能力，「皮影上沒有固定好的活動關節，表演時要掌握力度，否則就會出意外。」

劉老太太的子女工作比較繁忙，但很支持兩老的老皮影事業，「媽媽常常會在網上收集一些影視作品裡



■皮影與年畫娃娃的結合。

曾曼殊 攝



■唐山派皮影造型典雅。

曾曼殊 攝

的人物，給姥姥、姥爺的創作作參考。」

甘為皮影獻此生

作為老青島人，兩老一直都有個願望，想讓皮影「在青島動起來，讓更多人關注皮影藝術」。

「老伴祖籍是唐山

人，我們做的就是唐山派的皮影。」劉老太太說着，拿出一套年畫胖娃娃的皮影作品，「這個是把天津楊柳青年畫和皮影結合起來的一種創新，應該是首創。」她回憶說：「當時我就對老伴說，咱能不能把年畫裡的那個胖娃娃搬到咱們的皮影裡呢？老伴在不久後就做出這個系列的作品。」

「這也算是唐山派的流派創新吧！其實我們來糖球會就是想宣傳一下，不要讓這種古老文化斷了，要傳承下去。」老太太感慨道：「我們的力量有限，為了做皮影，我和老伴投入將近兩萬退休金，就是為了那句話：讓皮影在青島動起來。」

不同於蜚聲海外的文化大家，傳統技藝缺少資金支持，沒有社會名望，難以看到未來。如你我的大多數人，對其的關注度也僅限於「了解」而已。而老藝人們，雙腳仍然深深紮在泥土裡，勞作着，熱愛着，並且擔憂着。畢竟，這些古老技藝確已陷入窘境，只能如落葉浮水般，輕輕蕩起幾聲漣漪。將「手藝」做成「事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記者 許桂麗 王宇軒 實習記者 曾曼殊 青島報道